

初恋 ,让我动心

内容提要：

12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都曾被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 ,叫做《我的理想》。那时 ,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 ,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 ,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

为什么志当存高远

15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做《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低能的现实而担忧,并且打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不得不去做一个职业小偷。可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实际地要求他吹牛,写一些纸面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是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做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做一个蔬菜售货员,他们就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就是思想阴暗颓废;可是如果谁声明想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放肆妄想,仿佛那个职位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做一个政府机构以个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舍生忘死的战士或者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位于蒙上纱巾,划出禁区。另外,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时,极度的自卑就会使他们来到美好的理想反端,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

诸葛亮曾寄语儿子:"志当存高远。"我想这是由于他曾认为儿子的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的话,智慧的诸葛是不会勉为其难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恐怕必须要过一种平凡人的生活,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是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到60分,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业,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这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广听意见并且一经定夺不再轻易改变它。单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真正爱好的是什么,以及目前自己热爱的那种行业对于员工数量的基本条件的需求是不是允许自己的向往就足够了。但是,人的成功追求并不只限于职业选对就行了,更重要的却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业地位攀登,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做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而一个才华横溢、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取得中等地位。我们是在强调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愿承认的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像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

初恋,让我动心

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正常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的顶点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所跨越的层次也能向那个顶点靠近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己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人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在自己的层次范围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试规则去做,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做领袖、中级人员还是蓝领劳动者的答案相近的结论。这个结论一般是很难准确的。参考这个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大致方向是做哪种领袖,哪个行业的中级职员和干部,以及从事哪一类的体力劳动。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这是因为人们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而多数人却不是这样,当我们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不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还有更糟的时候,比如我们的父母离婚了,童年阴郁,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去怀疑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记住:如果我们手里拿到了一副不算太差的牌,我们一定要争取去赢。如果我们不幸摊上了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做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些,而且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个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我们有可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巧妙地把一张张没用的牌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诗人荷马是个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没有输。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当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是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在严重地破坏我们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所首先必合的性格:长期性和热忱。但是这种情绪又不是不言克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做好一番沸腾的想像,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那么,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本身的习惯,可是假如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像,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自己成功了以后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另一个人介绍经验"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常常消磨着他们大量的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张海迪 ~~灵魂~~后第一次指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他不愿意从事的行业中,并且试图强迫他喜欢的方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像那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乐趣和理解的人,能把事情做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它在别人看来是多么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能不能发现和保持乐趣又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成功根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出现一些新鲜的乐趣,并且支持我们

初恋,让我动心

至少又多学了后五课,甚至会学完了。

再次就是考察一下社会对我们追索的可接纳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始终不能找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就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我们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中去。

第四是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也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不这样认为。”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室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而且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大学生应该尽量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们忘记自己有学历。这时要注意两点:

我们的目标是做成几件事情,而不是以卵击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从1985年有~~缘~~四位学生被退回学校。我们刚出校门的首要任务是扎下根子。

别傻兮兮地相信同事们个个心眼好,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就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少说话,特别是少讲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起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人,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默默地观察一段时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未能全面了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别人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沉稳不足的人做成的?也别相信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圆~~岁。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物。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可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别使他们觉得我们有什么要求助于他们,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喜欢和他们做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寄张贺卡给他们,记住他们的年龄、生日、他们妻子甚至孩子的姓名,以及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但是不要联系过于密切,不要在深夜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打电话,这会让他们反感。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淹没在集体主义那种变成的求同“灭”异之中。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做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初恋,让我动心

心理学家 宰·杰姆斯指出:"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欣赏。"学会赞美我们就比较接近于成功,这是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我们的兴趣。不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自己是异性朋友和那些我们显然比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但是我们又应该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怕使用"不!"去拒绝我们不该管理应的事情。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合作者中各个阶层的人员特点,比如司机在中国是个不可怠慢、无时无刻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包括肉麻的;外国客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知识分子和要人惜时如命;工人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直接闯进厂长的房间而不过她(他);我们别去得罪工商局的人,还有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和形形色色的记者;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记住没有哪位做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最后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聂卫平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有着怎样的澹泊沉静,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痴狂的热爱,看到毛阿敏税案的闹剧,看到大人物深居简出又是怎样运筹帷幄、一句话结束了一场风波,看到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以及改革先锋步鑫声苦涩的身败名裂又东山再起,当我们尽览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未来的成功率有了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了成功之间,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为什么女孩的初吻大都未给恋人

16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事实上都不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运动员和童星,再加上几个神童,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有着无数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地努力,一切就会不停地变化;另一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的想像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到脸上,我们现在只是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一小片阳光风云,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没到来。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意的抚慰就显得更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惟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对我们能否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或是选择一个安乐窝退避起来有着关键性的支配力量。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很大的跳跃性的变化。17岁的爱只是一首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使自己能够寄情的人,但大多找到的只是痛苦,这时的爱结束得很仓促;18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盈着夏日傍晚的气息,许多个异性同时走进我们的心扉;19岁,或许经验过的一点失败或成功,还有大量生吞活剥的思潮使我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和婚姻问题;20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我们从爱情历程中感到自己短暂的流年,以及"伤感和无奈总要比快意多许多"的人生印象。

初恋,让我动心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 15 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 20 岁才能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中,心理与生理发展相适应,那么应该是 15 岁时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不是在 15 岁时开始和燕妮恋爱的),15 岁的人可以结婚,20 岁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做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的反对所谓“早恋”提法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人爱情成熟的过程比起其他文明来长了整整一倍。在中国,20 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直到地 20 岁以后,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初恋: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以及互予爱意慰藉的。这时才在实践学习爱人和被爱。

“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抑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 15 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天,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赋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将来儿女的名字。20 岁爱已说不清是第几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便是那些由 15 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 20 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从前那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家庭门户和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过去已经形成的关系竟陌生得像第一次一样。

15 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手臂上的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在 100 个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直正出于灵魂之爱而初吻的仅仅有 5 个,其他人只是为了体验,而且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这样叹息:“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会区文化已早早毁灭了那种“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尝试心远远超过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不直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不少妻子埋怨丈夫在做爱之前不注意兴至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这种疏忽一般的确与初吻没有得到陶醉有关系。

女孩对初吻的想像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女孩的初吻,100 个人里竟有 5 个不是与自己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中学教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们所占据。但是,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都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诗句。后来,当她们和别的女孩子一同经历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着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过:“初吻并不能当做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

初恋,让我动心

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的敏感话题,它是我们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以忘情。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界的演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直观向往,以及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构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的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自己去找。一旦发觉一个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长期的交往暗示我们错了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却很少。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我们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他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时候,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不畏他那与先天理和后心理有关的不足之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辞。因为男人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而将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做为男人,如果还像 18 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得到的女人在我们心中一天比一天暗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了新友,我们还会徒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努力找到一位无论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这时我们的目光还是因为街市上女孩的漂亮而闪亮,可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时没有太大的区别。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光却集中在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整的女人身上。

爱人类是容易的,而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自己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自己,而我们的所爱却总有一天要被请进门来。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憾包围自己的心。可如果我们想一想自己请来的欢乐,以及自己为之投注过的喜悦,我们就会无怨无悔地珍视所爱的一切。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做自己的终生伴侣。我们会以一种妩媚的方式,修改自己的习惯以求与所爱的嗜好相适应,同时再帮所爱改掉不足,也会如同无悔于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以及某些自由一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

为什么无两片同样的叶子

择偶理想与审美心理,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
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初恋,让我动心

人又与另一个人不同。四年前军人曾是第一择偶目标,尔后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日的洋人和有钱人第一,美国人喜欢沉默而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对能说会道而又不出问题的人有所偏爱,别人喜欢白面小生,而我们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一是别人心里常常为我们的傻里傻气而窃笑,并认为我们无非是在为了显示追求自己的人很多而佯装为难;二是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而得到错误的指导。择偶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清楚,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只是映证自己心中已在向往的意见,正中下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是真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但只要我们真地去接触去审美,我们还是会发现,总有一人会更令我们讨厌一些。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在我们终于胆颤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地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于我们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便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曾幻想过的完美形象,这样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就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好处,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不要害怕男人们必需的直言不讳,只要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常常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甚至虚荣地背后已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么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别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青春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与一个稚童讲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写成女人对男人凶神恶煞般的追逐,甚至三五个姑娘包围着一个男人。这种古时候的艺术传统无疑至今缠绕着中华男孩子们的心灵。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压抑不住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多次调查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这样的问题:妻子无时无刻的疑神疑鬼常常足以使家庭无法继续。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帖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更有好处些。而那种弱男人想像出来的爱情传统文化,除了能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做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而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一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她

初恋,让我动心

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这样,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此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幽默的语言告诉所爱"我爱你"都是种不错的办法。另外,女性最易受坎坷经历的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做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的提议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是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些的信给他;对于口头上幽默的求爱表示,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顺水推舟的方式表达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痛快地认可倒的确可以一下子抓住男孩子的心。

在爱情的要约和承诺发放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推托地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市侩气庸俗的一面。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摊牌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敌对的双方过着谈判的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但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说更多一些的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愤怒的方式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的高贵,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做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扬扬地四处张扬那个倒霉可怜的求爱者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一付自己无法看到的又俗又丑的媚态。

女孩子要记住一点,好男人的美需要长时间一点一点地发掘。求爱只是开始,不必在意他的笨拙。相反,善于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必定有一天会让我们吃尽苦头。

男人也要记住一点,追求的过程中充满乐趣,不要轻易放弃拒绝过自己而自己又真心喜爱的女孩子。几次切磋而成婚的家庭比比皆是。持久的进攻显得我们格外真诚。

从初恋的失败、婚姻破裂、同志的背叛直到儿女不孝,我们必须知道,一切可被夺去的爱本身就是脆弱的,只值得深思,不值得悲伤。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躺倒在女人面前的人,怎么也支撑不起沮丧的精神。他们哭、消沉。可是,我们也同样见到过坚强的人。我的大学同窗陈,在历时两年的恋情消逝时,同舍在悲泣,她却在朗诵莎士比亚灿烂的抒情诗。是的,无病呻吟故然令人生厌,而有病呻吟依旧不会使人愉快。每每看到那种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不在人前流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们总是感到由衷的敬意。

我们应该知道,不牢固的爱的消亡是一种迟早将至的必然,也许不勉强为之反对自己有好处。失恋一次,我们就会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将会有什么改变,以及让什么人伴随自己的一生更深刻和真切的认识。失恋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往往能使人专注一项事业之中,历史上许多诗篇和伟业就是失恋的人创造的。这段时间,对于失败爱情的沉思有助于我们洞悉人性的复杂性;这段时间,无论是学会吉它,拼命工作,还是四方云游,都会有助于我们在排遣坏情绪的同时,意外地掌握一些新的东西。

慰藉失恋后破碎之心的办法中,切忌使用"急忙再找个恋人以弥补心灵的空虚"的方法。人在失恋后,情感形成了真空状态,对于企图介入的关怀几利达到了饥不择食、无以抵抗的田地,这时我们最容易铸成新的错误。对于失败,我是指所有的失败,我们必须首先做到的是冷静。

从父母的家走出,走累了,害怕了,失望了,便找到一个过去从没有见过的人,建立了愿

初恋,让我动心

自己的家。圆岁左右,情感到达了一个车站。我们的爱情告一段落,结婚,甚至变为坟墓,或者经由车站继续前行,变成另外的样子。我们为之梦寐以求的家竟然如此平静地到来了:一间小小陋室,一套再基本不过的生活用具,一个渐已熟悉的朋友,一段以往感情的记忆,以及一本极好的关于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我们希望一切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一种慰藉。做了妻子,不妨一段时期过后就省问自己一次:

你继续级你丈夫干事业和广泛社交的自由吗?你对他的事业还像从前一样投以兴趣吗?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静静地倾听他的大话、烦恼和不安吗?你还为他保守这些秘密吗?

你还愿意在业余生活中投其所好吗?

没钱的时候,你能默默地度过难关并且给丈夫以鼓励,而且始终不把他与其他富人相比吗?

你还时常使家庭布置、饭菜和活动安排有所变化,以使丈夫大吃一惊的高兴吗?

你对衣着打扮的式样和颜色,还像恋爱时那样顾及丈夫的好感吗?

做丈夫的也要经常地问自己:

你允许她因为工作的缘故而晚一点回家吗?允许她从前的男朋友们与她交往吗?

你是不是总避免当着别人指出她的缺点,并且陪她度过每一次疲劳、焦躁和易变的怒的不适?

你仍旧时常买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给她,而且不忘记她每一次生日,时常做出她意想不到的温存吗?

你留心赞美她,一直避免使她的治家本领与你妈妈或别人的妻子相较吗?还常说"我爱你"吗?

你仍像初恋时那样向妻子献殷勤,抢着干活,保护她不受劳累和伤害吗?

你在背后说妻子坏话吗?对她额外的小帮忙是否像最妆时一样报以微笑和谢意?

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就是快意的,的确是一个安慰。假使我们因为一两条没有做好,出现了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我们也不必太烦躁,那些烦恼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现在,我们是二位一体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上苍,它赐给我们一个人和一段难得的情爱,使我们从没有遮掩的沙漠太阳地,找到了绿荫,进入了一个可以栖息的避风港。

为什么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人与人的关系,从降生到死亡有过无数次大变革。最初来到世上,我们彼此之间都相似得一丝不挂,男女婴儿的区别也只不过那么一处,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到自己这里,有时我们还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过不了多久,我们又都会学唱一只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这种相互团结的社会文化注入我们心里,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特意凭借天然的好恶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密切来往,大约六七岁,我们第一次比较明

初恋,让我动心

显地以家庭光荣区别每一个人,罪犯、父母关系不正常、穷人的孩子受到歧视,自身有生理缺陷、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性别差异极度增加,圆年来的经历、幻想以及来自遗传的因素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我们不能与异性交朋友,这真是遗憾;到了 15 岁左右,少年之间已明显地分出了交往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一起;16 岁,我们与父母越来越远;17 岁发现社会和历史的问题;18 岁自己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些人与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别扭,我们在茫茫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用的消耗,已经渐渐疏离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宣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朋友听,当我们还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就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而相互提携。凭经验不说,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常常变为手足的关系数,这对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以及对人生的快意而言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失去它是件非常可异的事情。尽管我产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19-24 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个年头。

培根认为真正的朋友具有一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撒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分;忧愁说给朋友,清愁由一份减半为 1/2 留给自己。第二是告诫,即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做更好。第三就是亚里士多德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己身”,也就是朋友行为上的互助。

25 岁以前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可是,这之后的朋友则做不到,除非此后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此后的朋友们就只能是或者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而结成的生存同盟。恐怕到了我们山穷水尽渴望雪中有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他们和早年的知音不一样,他们最多是在我们锦上的时期添上一朵无足轻重的花。

此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 25 岁,我们会隐约地觉得自己交友的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更加明确了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而我们自己也通过这种新的尝试变得更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初恋,让我动心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了事业而结成的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弈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世界比需要虚伪,统一,斗争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和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事业上的不举和世界观的狭隘主要是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的缘故。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我们有了年龄或者比自己小或者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成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己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性的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们为我们做出了能做的一切,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倾听和兴趣摇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除了可以增加许多人和事的知识给自己,对于朋友,它又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语言——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或者"真的", "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着,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乐于倾听就显得愈加重要,更为动人了。

理解朋友摇儿时我们曾有过的无数伙伴,现在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 60 岁我们至少经历过 100 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个原因,而不能互予理解是主要原因。我们的朋友之所以把自己当做手足一般,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没能坚持一贯设身处地地悟彻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事实上的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另外,我们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别人。

安慰需求摇朋友做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他改过,并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需要我们能够证他还不至于糟到了没有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他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不要取笑他们的懊丧、失败和软弱。

劝诫的目的摇凡事最怕遇到道德的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的追捕下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贩卖友人是一种罪,亵渎法律也是一种罪。但是这种冲突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动机而追悔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使他感到光荣摇当我们有了恋人,别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依旧可以结伴旅游,让他们出席自己的婚礼,并且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或者我们可以把自己儿子的姓名定夺大权交给他们,使朋友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退一步,海阔天空摇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与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诡诈与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就能得到准确无误的判断,总是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没

初恋,让我动心

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我们不妨忍让,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一次死亡,而每获得一个新知,我们就多出一份崭新的生命力。一般意义的相处是为了生存,交朋友却是为了心灵。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有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不时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和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就是一只拐杖和三五个默不言声的朋友。还小时,朋友实际上就是同胞兄弟和姊妹。

为什么能与别人和睦相处却跟自己过不去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形成了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现象和斯大林可怕固执的铁幕与闪战,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与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陈博源,《土崩》)。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人们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马上转到了内战之中。

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的洞察力,还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

50 年代,为了抵御列强干涉而建立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伊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

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

以后 50 年代,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一条浅浅挑战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

不管生活多少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 60 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救自己。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世界,人们在赶路,50 多前的那条深壑也在默默地向中国蜿蜒。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 50 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寻找什么。

但是,尽管这道 50 多年共和国史上最刺眼的代沟与那道世界性大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其时代和环境的迥异,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

我们是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而后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类迷人的理论的输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相信一种连自己也没有读

初恋,让我动心

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他们认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又常把"政府"与"祖国"的概念混为一谈;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得意扬扬,夫妻间缺少恩爱的外在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的对话,却想当然地坚持认为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偏要评一评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最坏的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变成不招人喜欢的一批害群之马,我们与成年人的冲突已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事物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过同样循规蹈矩的生活,而晚睡晚起,夜生活,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异性友谊和我们的爱情观都被误解为对于生活的不恭敬;他们显然是门外汉,但却能天花乱附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令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枝杈纵横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和轻视。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 and 爱情领域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告心理和破坏性。我们一部分人寻欢做乐,很可怜那些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这样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自己的思想,使他们不对自己已由最初可以理解的消极,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提出严厉的批评?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看考场那么多人在作弊,看看排队加塞儿的人,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去看看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有哪幢宿舍的墙壁在刷洗过一个半月之后还能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19世纪**的颜色。当我们确立了原则,我们就会重新回到社会中健康地生活,清醒的知道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应该相处,也必须相处。我们与形形色色的众生都要保持和平。

巴尔扎克**19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相处,却跟自己过不去。"**19世纪**的人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和自己也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

初恋,让我动心

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默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可是我们不可能为那闭着眼睛得来的幸福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做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使自己陷入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地得来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的折磨;那些性格奇妙的人们为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一天天枯黄;而成功者招致的诋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宁静的生活和完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之子,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打算唾自己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自己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

留下一点私摇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和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回答各方朋友:最近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做无益于自己的奔忙,那么不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习惯继续折磨自己的精神了,我们希望自己首先和自己相处。

问一问自己的理想公道吗?摇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卫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地位、民主和自由,一面在心里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自己得到权力后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干干净净。说穿了这只是对自己的,而不是对全民(包括政敌)的公道。

我们有过绅士的自豪吗?摇当我们从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那些为了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的人们,除了可怜他们那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我们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必须要等下一辆车,我们也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浹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女性、儿童和老者,把一点温情的爱意交给残疾人和弱者,那种心满意足的绅士自豪是难以描绘的。可是,我们这些文明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摇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一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一个就是真理,必须全社会都服从于它,那么我们就和他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能让真理和真理之间厮杀吗?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是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是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时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所说的,"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生活中又丝毫不违背它。"这种方法就是我想提倡的那种稳健接近目标的方法。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摇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做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的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

初恋,让我动心

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更利于大家共同的出发点。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术"。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用一语不发表表示反对,摇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就会被轻易肢解歪曲掉。我们自己也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这样,我们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并且柔中带刚,可以以守代攻。

别为小事恼怒,摇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的程度和范围,而且使我们在理论和观念的冲突之余,又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丧失了求得惟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别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摇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原来没有,而且亲情的和乐也消失殆尽了。

留下完好的树皮,摇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以使他精神全面崩溃坍塌,然后就能使他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么我们就大错了。那样只会使他自己耿耿于怀,恨之入骨。有时去郊游,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居者的蚕蚀。这正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不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想说明一个事实: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却是一种主要的失去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合谐,就像罗素在他的和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的,但并非是不惜任何化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愚蠢,或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为什么少女是鸽子

从我面前走过的少女常常使我着迷。对于她们,我永远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厌恶、甚至蔑视那些对迎面走来的少女漠不关心的眼睛,置身在少女们中间,对她们却目不斜视的,在我看来,不是伪君子,便是白痴。我不能原谅和宽恕那些摧残少女的人。我知道,热爱生活首先要热爱母亲——这世界多亏了她们。

多年以前,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我要为世界上所有多情纯情痴情的少女们,流尽血管中最红的一滴血。"即使我已两鬓苍苍,在街头策杖而立,看着一群又一群的少女从身边骑车疾驰而过,我仍将信守我的诺言,让我年迈的血在干涸之前,再有一次热烈的旋流和奔流。在我写的一首题为《诗人》的诗中,我这样写道:"看一些少

初恋,让我动心

女们走远,另一些少女们走近,但愿我能挽起她们的手,为她们儿子,或者情人。”岁月能带走我的一切,唯一不能剥夺的是诗人的灵魂——赤诚无邪的一颗爱心。”

我至死不能忘怀的,是我在人生的许多驿站遇到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美丽女性。风沙弥漫着北京的春天,风沙抽打着在春天出门的人。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位少女。东方女性典雅高贵的气质和仪容,总是使我怦然心动,又深深怀疑。我站在风沙中,看着这个一同等车的少女,内心充满了美唤起的宁静和温馨。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走上前去,和她搭讪几句,尽管我并不缺乏这种勇气。我知道,一交谈就带上了功利的目的,破坏了心灵的自由审美。车终于来了,又走了,我站在风沙中看到了春天远去的身影。

在游泳池里我会格外留意那些少女。她们身上的水珠像宝石一样在阳光下闪烁,她们银色的肌肤比水更为柔软,每个人都是一条美人鱼。她们的存在抵消了世界的丑陋和邪恶。少女们壮大起来,使苦难的日子变得可以忍耐。美并不因为柔弱就能够被摧毁,就像万炮齐鸣的战场上空,永远有鸽哨飘荡一样,没有什么武器能制止鸽子的自由飞翔。

我还没有机会结识一两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女。我猜想她们像我在书中所常常看见的那样,天生具有高雅的仪态、高傲的气质、高贵的风度和高尚的人品。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只要她们还没有沾上轻视或嫉恨的恶习。我深切地感到,那种古典式的、有着良好熏陶和家传的大家庭,差不多已经完全解体了,即使是孔子的后裔,也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和我们一样的平民生活。作一个平民,至少比当一个没落贵族更为幸运吧,它使我们仅仅通过柴米油盐醋茶,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能感受到世界的变迁。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我蜃居在一片低矮的青瓦平房中间。这是都市的别一种风景,使我留恋,更使我迷醉。这种木板结构的平房,呈现出南方旧日情调的最后风情。房子是没有厕所的。在我上班的路上穿过这样的小街时,往往会遇见一些睡眼惺忪的少女,提着装满秽物的痰盂。我喜欢那幅名画,那个提篮卖鱼的少女海伦。美丽崇高的东西总是跟丑恶相伴而生,由于丑恶而益增其美。所以上帝会在牛棚里出生,蛇在东方和西方都常常被用来陷喻爱情。在这样陈旧破败,简陋得连厕所也没有的房子里,用粗茶淡饭把一个女婴教养成一位气度不凡、亭亭玉立的少女,成为整个街区甚至整座城市的骄傲,这该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伟大的事业。

可惜我注定只能是一个小男孩的父亲。为此我不得不专门为他买了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来陪伴他共同度过童年。我教他握她的小手,哄她睡觉,吻她的小脸颊,亲切地唤她“妹妹”。作为一个未来的男子汉,他必须从小学会尊重,并且热爱异性,懂得温柔也能感受柔情。这是在人生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常常被故意忽略的一门至关重要的课程。我要让他早一点明白,少女就是鸽子,少女就是母亲。世界上没有不可宽恕的、永远的敌人,只要世界上不再有人把原子弹、刺刀和战争强加给她们……

和一个从前的少女携手而行,使她怀孕,挺着肚子庄严地走向大街,走向母亲,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隐语。我们不将它说破,是因为我们了然于心。和一位少女青春作伴,度过中年而渐入老境,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从来不曾那些饱经风霜的老太婆刻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丑陋的痕迹。她们曾经年轻、曾经美丽,创造了人生又享受了人生,如今,心灵是那样的平静,好像所有的船都回到了港湾,所有养育过的女儿都回到了摇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